

梁武簡文元敬

附北魏東魏北齊

陳武文皇帝宣後主

附北朝後周北齊

隋文煬恭

袁了凡綱鑑 十七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10



文庫11
D258
10



010190561432

新田東文庫

東魏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七

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

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為王竟代何二十四世孫整生館生嗣子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衍母張氏見葛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曰角龍顏重岳武觀舌文八字有文在右手曰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香初鎮襄陽及兄懿死起兵年餘入于建康

壬午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天監元年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

為王

○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

光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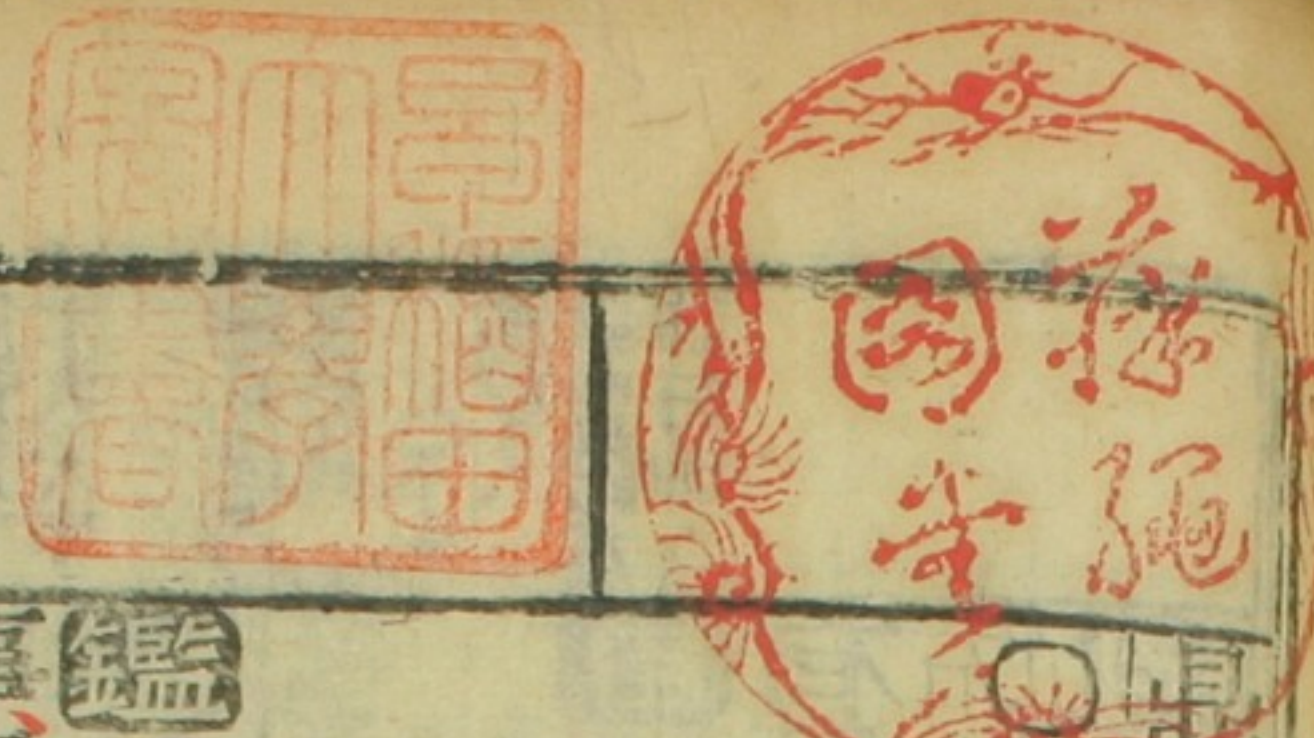
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

何所復之

衍然之按南史沈約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時取則

每進一言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思



何預天下士大夫爭
願見遠乃至於此
二君不失為聖人
梁置謗水肺石函

綱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王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
差遂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目**梁主欲以南海郡
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
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指
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發明湯放桀武王伐紂二君不失為聖人竇卷罪惡昭著蕭衍數其罪
足矣奚必假竇融之名以為篡取之地哉凡夫已立之已廢之又從而弒之將誰欺哉

目梁主詔公車府謗水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莫言食肉謂有爵位者
有橫議投謗水函若有功勞才器沈寃莫達者投肺石函按周禮以肺石
石也形如垂肺欲伸寃者立於肺石三日聽其辭

綱八月梁定正雅樂○**綱**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
卷按

史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著述有書三萬卷
加元服帝使省萬機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主
和容眾喜愠不形于色引
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丁南湖曰蕭統五歲誦五經所著文書文選等作可謂文矣然崇信佛
不入口可謂孝矣然母墓所為厭禱見怒於父終身不能自明是孝而
昧於處變不足以為孝也雖然歷代大子若統之文且孝者絕罕矣慎
母為此刻論也

綱癸未梁天監二年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恭國
政○**目**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綱梁以謝朓為司徒○**目**梁主初徵朓朓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闕
以為司徒尚書令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

省職事眾頗失望書法朓於宋齊梁代謝之際可謂清矣齊初廢於宋後
司徒乃復不省職事則此出亦何為

綱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目**賑貧民考驗最事之得失先決後

兩人俱稱賢相以謝朓為司徒尚書令
謝朓輕舟以為司徒尚書令
謝朓何處何亂孰
源懷通酒有無

何與何亂也

須

源懷美亮
于祚

飲酒非鞠
飲之所

源懷案
元尼

吉羽辭純
孝之舉
王尹何量
物之薄
此舉九因
父取名

吉羽辭純
孝之舉
王尹何量
物之薄
此舉九因
父取名

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勤方
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
官懷胡鎮將元尼雖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
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
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按抵罪

○**馬翊吉**粉父為原鄉令為姦盜所

誣逮繫廷尉獄罪當死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王以其幼疑人

教之使廷尉卿察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

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

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

共何量粉之薄子父辱子死罪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

如之固拒乃止

書法

綱索請贖義不可書此何以書贖刑之與代死異矣故特書除肉
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粉之孝梁王之仁皆不可以不書也故交

袁了凡曰

孝至難與曾參可無遺憾矣而孟子僅以參為可揚子以事
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親不及古人之末節而謂以自張至廣求詩
歌以播緇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揆之榮亦不知其何心矣梁王粉
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於
親也聞吉粉之風可自愧矣

○**甲申**魏有獻雞雞四翼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

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雞有冠有距能鳴
能將與雄無異也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家今雞翼足眾

多亦群下相扇助之家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

能致福聞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

世和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

魏主由是愈重光

明王重粟
帛輕金玉
粟言養民
而安國
魏詔營繕
國學

魏大旱。○**刑**結奏言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
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
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魏第九城
于北邊
梁置五經
博士

後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宣白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
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至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愈眾
魏第九城于北邊梁置五經博士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
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選學生在
雲門山受
業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
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在
雲門山從何胤尚之子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
郡立學○**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營

果如我所
量
忠孝之道
如何

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
之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

梁初立孔
子廟

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
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按李延壽曰元起勤乃晉附功惟關土勞之不

氣蒸成茵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崔**光曰氣蒸成茵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
生於殿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

皇壽等於
山嶽

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
及之按崔光本名孝伯孝文賜名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其為孝

崔光可謂
敢言
刑變言蜀
五可圖

○**魏**王足圍彭城蜀人震恐刑變表於魏主曰今益州
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也資儲

刑變言蜀

五可圖

涪

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也蕭淵藻衰少年未洽治務所任皆少年
三也蜀之所恃惟有劍閣今已奪其險四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
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後足不能定蜀久
之奔梁○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梁大有年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君必惠養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聖人資產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惠民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問甄珠元
○綱梁大有年○目米斛三十錢

立瓊山曰

按宋儒胡寅折衷探總之言而論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未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

如舊式魏主卒從探議

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
共之元勰刑憲奏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
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其心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

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敵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
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

授此非以為飾○敵法不可犯也進擊敗之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及蕭
宏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草虎

○綱丁亥梁天監六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章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名梁曹景宗昌義之隨

方抗禦魏人苦攻梁主命章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
行敵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軍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

議何如

朝廷授此非為飾

可犯

合肥草虎

敵也

綱丁亥

魏正始四年

行敵曰

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救景宗曰革廠乃卿之鄉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廠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因以火攻敗

之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資糧器

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廠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廠擲得盧遂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寒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寒見能讓不伐也

君師爭先告捷廠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嘉

不知得上 佐何如人 朝夕聞過 是所願 今夕止可 談風月

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書法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

綱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發明以始書遺宏帥師伐魏繼書蕭宏逃歸今書

綱戊子魏永平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先是魏尚書高肇殺其

綱己丑魏永平二年梁主祀南郊國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

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若續柴燎

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

泥金檢王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

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綱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

綱魏復取三關三關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信○魏中山王英將取三

時人咸服 其無私 梁以臨川 王宏為司 徒

是魏立高 氏為后 彭城王 魏固諫 不聽

高肇貴 寵用事 怨總數 諸於魏 主殺之

聖主不須 封禪 非盛德事 不足為法

許懋學之 謂正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將取三

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

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理等皆棄城走

梁主使章叡救仙理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議其

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

退叡雅有曠世之度漁人以愛患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

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

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初魏主遣曹紹慰勞叛城梁主召

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天

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書

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開居寺書始此○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

術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

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

弗聽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宣武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敷清江曰裴延儁可謂善於開導居心矣蓋好佛乃魏主之鋼蔽使延

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讀書日久則雅鄭可分鼠

璞自辨而佛氏寂滅之教將不久而廢矣噫安知其入乎此而不出乎

綱辛卯梁天監十年梁以張稷為青州刺史○稷曾殺東昏侯以功大

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

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

上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

綱壬辰魏延昌元年魏以高肇為司徒權伏誅○右丞高綽博士

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歎曰吾平生

平生不失規矩

張公可畏人

不可暫輟

五經治世

梁主不耻

先言

民上豈可

不思此

梁主仁人

之言

何卑辭也

不肯者何

忍辭也

梁主曰

戰爭多年

民物塗炭

吾是以

不耻先言

卿宜備申

此意夫天

立君以為

民也凡在

民上豈可

不思此乎

紹還魏言

之魏主不

從書

魏主親講

佛書作永

明開居寺

書始此

時魏主專

尚釋氏不

事經

術中書侍

郎裴延儁

上疏曰漢

光武魏武

帝雖在戎

馬之間未

嘗廢書先

帝遷都行

師手不釋

卷良以學

問多益不

可暫輟故

也陛下親

講大覺塵

蔽俱開然

五經治世

之模楷應

物之所先

伏願互覽

兼存則內

外俱周矣

弗聽由是

遠近承風

無不事佛

比及延昌

宣武州郡

共有一萬

三千餘寺

敷清江曰

裴延儁可

謂善於開

導居心矣

蓋好佛乃

魏主之鋼

蔽使延

從而遽絕

之哉今乃

勸其互覽

兼存使魏

主讀書日

久則雅鄭

可分鼠

璞自辨而

佛氏寂滅

之教將不

久而廢矣

噫安知其

入乎此而

不出乎

綱辛卯梁

天監十年

梁以張稷

為青州刺

史○稷曾

殺東昏侯

以功大

賞薄侍宴

酒酣怨望

形于辭色

梁主曰卿

兄殺郡守

弟殺其君

有何名稱

稷曰臣乃

無名稱於

陛下不為

無勳東昏

暴虐義師

伐之豈在

臣而已

上將其鬚

曰張公可

畏人乃以

為青冀刺

史

綱壬辰魏

延昌元年

魏以高肇

為司徒權

伏誅○右

丞高綽博

士

封軌素以

方直自業

及肇為司

徒綽送迎

往來軌竟

不詣綽歎

曰吾平生

平生不失

規矩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綱魏立子詡為太子○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

桃弓黃鵠

嘗從幸東宮懷黃鵠音駢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鵠少師

綱癸巳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壽陽大水○壽陽久雨大水城不沒者

淮南萬里

三版揚州刺史李崇勤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

何面自見

綱叛降于梁被執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沈深寬厚有方

李崇討虎

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隣敵謂之卧虎

綱乙未梁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宣武長子肅胡太后臨

侍中以古

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專朝政魏主祖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

綱丙申魏熙平五年九月梁淮堰壞○先是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

四清所以

所以節宣其氣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西濱淮濟天

綱乃開蔡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若

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綱尹起莘曰梁王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壽陽城而築淮堰士卒死者

罪不容於死况無故糜爛其民者哉

綱冬魏作永寧寺○魏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

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屠名極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丈上

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九國監甫 八平武市十二卷

道根有芳

王室

養虎得噬

康生為力士舞

崔光比張

胡廣

專政則事元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神軌史謂其外託方格內實浮動彼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則竊有取焉耳

綱庚子梁元帝梁左將軍馮道根卒○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

司以道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異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魏待中元義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綱辛丑梁元帝魏元義殺將軍康生○初又幽胡太后康生預

其謀亦微懼不安及魏王朝后康生為力士舞欲因以殺又不果康生遂為人所殺

綱癸卯梁元帝四年冬魏司徒崔光卒○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

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綱甲辰梁元帝五年魏將軍崔暹討板陵戰于白道敗績○初李崇長

史魏蘭根說崇曰緣邊諸郡有司號為府戶役同斯養今宜改鎮立州凡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並用國家庶無此顧之憂也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至是反廣陵王深上言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板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今日所慮非止西此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綱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眾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主師全

見

起伯傾身
用事清河王
濫以謀叛
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雷也伯為侍

李崇請改
鎮立州
國家庶無
北顧之憂

李崇抑亦
先覺
天下事何
易可量
李崇消禍
制勝

綱

綱

綱

王師全制之策

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裨將帥精兵數千以襲其後則河岐之下群妖自散矣以甫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未至梁益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

諸君幸得此心

魏朔方胡友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行數日為胡騎所擒時子延伯守統萬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又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為陳禍福賊眾乃降

所以不從正為此象信夷然自若

中鄭儀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儀紇神軌皆以詐力得幸軌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傳義傳不許待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邪義傳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傳夷然自若

幸雄言決戰有四

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宜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明主賞罰必信

此魏之宰

綱十二月魏并郢群蠻叛命臨淮王彧討之○幸雄上疏曰古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宜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綱丙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時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等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辭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

起太后默然

後深為榮

為榮

起太后默然

起太后默然

梁侵魏取壽陽

所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夏侯亶等侵魏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

梁主欲以規河南

胡致堂曰梁武帝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亦甚哉蓋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唯好仁則天下無敵梁主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辛雄論選舉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

崔楷舉家之官

魏刺史崔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萬榮逼城或勸城弱小避之

崔楷知難不避

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自六鎮之叛陷州郡多矣未有以死節書於

景伯不念舊惡

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

對楊共食尚慙心未

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宋之婦人列其子不孝事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楊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崔母知教化之原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其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繁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華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亦可省己而修德矣

崔母知教化之原

亦可不省己而修德矣

二

綱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

同泰寺在應天府上元縣五里臺城內

義法 直書其事不待

尹起華曰

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捨者以何為捨爾若以屏富貴棄妻子為捨耶則是為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為捨耶則為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非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時又孰抑且愚誑其所謂佛者未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

僧智且無私僧智可謂君子兄弟爭相為死

綱 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克之

僧智圍魏元慶和於廣陵

僧智 引兵助之慶和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垂其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司馬公曰

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短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綱 高梁圍信都自春至冬魏冀州刺史元季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

外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綱 戊申梁大通二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

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

綱 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

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

是矣榮奇其意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

別為群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聞弱太后淫亂嬖孽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

字其小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聚軍謀榮

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

俗深沉有大事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

胡致堂曰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魏朝

收而用之二百年
之基業豈易傾哉

綱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世子劔音昭○**目**時魏主亦厭
鄭儼徐純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
為前鋒行至上黨今山西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純恐禍及已陰與太后
謀醜魏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故臨洮王暉世子劔劔始生三
歲爾朱榮聞之迎立長樂王子攸即位獻文帝孫是為遣騎執胡太后及
幼主至河陰沉之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
王遂入洛陽

胡黃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沆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抑魏之諸
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匿而擢其賢才則
五霸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矣雖然事於昏亂
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以少戒哉
胡致堂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
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懾才薄力弱劉騰元人擅權黷貨以召
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匡
崔光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爾

天下事皆
與天下論

元尚書之
言不可奪

事有反經
合象
聖人處事
之變

權者猶衡
之石
權者道之
中處
正家者治
國之本

目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譔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後君應知
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譔乎譔國之宗室
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王登高見洛陽
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田是罷

綱五月魏立肅宗嫡爾朱氏為后○**目**榮女先為肅宗嫡榮欲魏主納以
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秦嬴氏妻晉太
子圍是為懷公
又納懷嬴為姪婦
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胡致堂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盡也反猶背也經即常也
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伐桀武王誅
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耶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
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卻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乃所以為經
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
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
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或於邪說而不能辨惕於強臣而不
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綱己酉梁中大通元年魏北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送

之還此顯遂與慶之進拔榮城榮陽縣城也今屬開封府即帝位於睢陽城南睢陽今歸德州

五月顯取梁國滎陽虎牢魏太子攸奔河南顯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

大將軍○魏爾朱榮聞魏主北出馳傳見魏主於長子即日南還榮為

前驅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榮以無船欲還此圖後舉楊侃曰今四

方顯與魏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遠復引歸民情失望高道穆曰今若北歸

使顯復得徵兵完聚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後

渡河魏王顯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太子攸歸洛滎自為天柱大將軍慶

之自魏還特重此人朱異問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此皆戎狄之鄉比至

洛陽乃知人物衣冠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魏魏以高道穆為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

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通

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鑑九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設四

四方務公此舉秀虺成蛇

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

中尉清直

魏王愧高道穆

佛行有五

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衣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

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有佛之死示寂滅而死非真死也

切脩行之群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胡致堂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帝為帝王享天位內蓄姬妾外列

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為佛之

道如達磨者亦不取也○達磨天竺國人

方正學曰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

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下心以為

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為佛氏所云利益于身者

皆不可吝而為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也哉

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恒理也哉

監庚戌梁中大通二年○魏明元年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造制朝政樹置

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

朝夕不倦數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恒怏怏不

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

胡曰魏改
六鎮為州
高歡有異
望
高公雄才
蓋世
借致龍以
雲雨

陽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暉即皇帝位兆輕兵叩宮門執魏主繼殺之
魏爾朱兆委高歡統并州鎮兵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
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
矣兆弗聽謂

丁南湖曰

高歡欲統六鎮以爲傾滅爾朱之計故因兆之醉而乘機以
異圖而非兆之失也綱曰惡兆之弒逆而高歡謀之可遂乃特書曰兆
使歡統六鎮以歸兆之失而怨歡之罪其甚明順逆之際也審矣

綱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王暉
而立廣平王恭是爲節○邢才爲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

主曰永安手剪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王閉
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綱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目時乾以封隆之等襲
信都歡屯壺關嚴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州雄略蓋世其志不

與 酌 兆

且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素著

元忠載筆酒迎歡
元忠下車獨酌

元忠長歌慷慨
天下形勢可見

此若天遣

居人下自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自白之來必有深謀
吾當輕馬迎之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凡曰有知莫不思奮
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
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趙郡李元忠以
平賊功拜太守及爾朱兆弑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
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周公吐哺以迎士漢高綏洗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
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爭鼓之長歌慷慨歌闋曲終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
元忠因言冀州高乾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殷冀既合則
滄瀛幽定自服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卷之七

君子於正
道不可離

梁太子
立子綱

伯夷綱目
通鑑共

徐奩
徐奩

徐奩
徐奩

綱四月梁太子統卒

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對
鵝及諸物埋于墓則遂之有寵於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啟梁主云太子有
厭精梁主遣檢掘得驚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太子
終身慙憤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謚

司馬公曰

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
可漸條可不戒哉是以說誕
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綱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六月封孫歡為豫章主譽為河東王

王○自時梁主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

弘正以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

執子臧之節改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奩為家令兼

管記擿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奩欲加詰責

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擿問較從橫梁主深歎異之

寵遇日隆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奩漸來見逼我須臾為之所逐來問曰

梁主曰擒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擿言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

遂出為守擿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十一月歡立渤海太守

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反間以圖兆歡畏兆眾彊以問段韶曰所謂眾

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

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

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綱魏南兗州民執刺史劉世明以降于梁梁遣歸魏○梁主以世明為

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此歸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畫法執善辭也力屈而被也能不奪其志有

梁主有君
人之度

梁武帝十七卷

梁武帝十七卷

十一

新安大好
山水

侯公當以
禮見

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

擇擒然則擒不但有文學

而其節操亦卓乎不撓矣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誅爾朱氏

敬宗也○十一月歡立渤海太守

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反間以圖兆歡畏兆眾彊以問段韶曰所謂眾

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

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

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綱魏南兗州民執刺史劉世明以降于梁梁遣歸魏○梁主以世明為

征西大將軍不受因請此歸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畫法執善辭也力屈而被也能不奪其志有

而遣之梁主於是君人之度焉

執

監王子梁中大通四年○魏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茂子孝武帝即位于東郭之外帝名爾朱榮之子也酈節閔帝於門下省

胡致堂曰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帝所立而心惡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東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難後朝觀以匡帝室亦拒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賀拔岳遣使詣晉陽**泰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夏州後魏州名今為寧夏衛屬陝西道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

吟累曰卒表用之此兒視瞻非常

自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高歡魏維州刺史賀拔岳為陳悅所殺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宇文夏州宇文泰也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宜奉為主乃以宇文泰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遂定秦隴

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綱○**監**甲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興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授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

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魏主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樛盧泰承曰

無異避湯入火

宇文泰乃心王室

左丞吾左右手

此兒視瞻非常

盧三策

梁主既足
後天
亦應天象邪

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决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此阻魯陽南并舊楚
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底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
笑而不答後竟奔梁○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謠
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
亦應天象邪

袁了凡曰

熒惑入南斗梁武跣走以禳之其應乃在魏孝武之西奔渡
河又符堅母荀氏甚愛少子融融為冀州牧荀氏夜竊如融
所左右莫知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聞寺
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
為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
細故亦冥開玄象殆不可曉

魏主相歡至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

是為孝靜帝遷都鄴世號東魏始此○魏自孝武至是

魏主脩至長安未幾復與秦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進盡弑其君簡

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王寶炬魏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

高歡字
文泰何如

丁南湖曰

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而魏東矣宇文泰立
而後遷魏鼎為北齊泰有廢君弑君之罪一傳而即取魏是為後周夫
歡之與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不過六傳二十八年而并於後周後周
凡五傳二十五五年而隋取之蓋皆拓
跋氏之餘燼宜乎其皆易滅如是也

乙卯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正月朔魏文帝即位進丞相泰為安定公

綱東魏大丞相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權臣一轍

書法上書自為下書後辭不受者三人
馬司馬昭劉裕高歡權臣一轍也

綱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自初泰用綽為行臺中居歲餘

未之知也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

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

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

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

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泰與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

蘇綽有工
佐之才
蘇綽應對
如流
蘇綽陳為
治之要
蘇綽真奇
士

一綱監南

卷之二十一

七

朱出墨入

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賢相稱范

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明

抽刀斬絲

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唾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夜中聞書

丙辰二年○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曹○高季式薦元康於歡曰是能夜中聞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

我以此感

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事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

山史宰相

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集以手教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宜惜昭陽殿遂

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弘景非不

胡致堂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而不聞

屋漏知之

在上下○子四為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

蕭衍專幸

衣冠禮樂○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

蕭衍專幸

一兵翁蕭衍專幸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

假借恐督將盡奔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

忘之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

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

此等何自

而來

此等何自

而來

此等何自

而來

胡云街
會奉使
者也接
客主客
也

衙門蓋
時之選
都下為之
預動
事不致
懷二心

衙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信求還此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
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
信至長安魏以為驃騎大將軍

宇文深獨

綱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滑曲大敗之○
目歡因宇文泰先殺其將寶泰將兵盛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
賀曰歡鎮撫河此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

高歡破膽

獨歡耻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漢魏相曰爭恨小故不忍憤可一戰
擒也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乃馳去李穆曰高歡破膽

種柳旌武

矣速追可獲泰不聽還軍滑南縣名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迎戰何

予之也

與國家同
安其危
以此獲罪
無所限

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恭式討擒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李
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李式曰君何言之
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其危以此獲罪亦無所恨

高歡如喪
肝膽

綱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八年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救
之斬其將高敖曹○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魏將軍蔡祐帥左右十餘

承先口不
言動

人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祐乃
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
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蔡祐字口不言動我當代其論敘

景裕諷諭
精敏

東魏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歡
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發厲色而景裕神彩儼

景裕無際
可尋

然風調如一言節操不變也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

端嚴如對
賓客

之色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景裕兄弟不書叛書起兵應魏正也此但

十一

以澄清伊洛為已任

人之何不能死忠苟免於難則亦不足錄也已故
綱目人之而不書其名其為不能守義之戒深矣
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已任伊洛二水名言與軍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
歲延孫為其長史所殺

李延孫魏之忠臣

書法殺之者長史也其書盜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魏每以澄清為

高澄改停年格

綱東魏改停年格綱南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
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尚書獨勤簿領

綱已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綱自晉宋
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每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其為人質

敬容為俗所嗤

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

字文泰欲

綱辛酉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九年九月魏有官員置屯田頒六條綱宇文
泰欲革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賴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

魏錄為六條詔書

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
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後泰嘗置諸座右今百司習誦之

東魏大稔

綱東魏大稔綱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連年戰爭公私困竭高歡命
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傍海煮鹽軍國租
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奏令悉以四十尺為疋至是東方連歲大稔
民稍復稔息矣癸明書大稔若可喜幸然不知一國僅稔則他國之歉為
見於有餘羨慕常主於不足者也

知王道者乃知恤農

胡致堂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
聞準式綱置倉儲穀而已綱可謂知所先務乎

鄒中四貴

綱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二年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鄒中請之四貴
權勢重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

謂

玄圃自語
老莊
江南亦將
為戎
敬容之言
是

中書文武賞罰皆專於澄。○綱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故中原淪於胡羯胡虜戎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胡致堂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矣今傳儲君心知老莊之非又不危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哉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賀拔公真
大勇

五月魏大都督琅玕公賀拔勝卒。○字文泰嘗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南臺北省
當使天下
肅然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游道為左丞。○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貪汙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游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有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游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

將來無復
犬吠
崔暹懷刺
墜前

恐將來無復吠狗游道竟坐除名崔暹巧詐高澄納魏琅玕公主意暹必諫暹入諫事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為暹慄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崔季舒語人曰崔暹嘗念吾佞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自作乃過
於吾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三年二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綱目本西方小國姓阿史

魏作大誥

六月魏作大誥。○晉世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魏作大誥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文章皆依
此體
賀琛啟陳
四事

冬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賀琛啟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田風俗侈靡宜禁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梁主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

吹毛求疵

悚

梁主恭儉
恭儉
執筆蠲寒

胡云小生
官中便
坐也

對小臣如
遇大賓

梁主怒賀
孫之諫

三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日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糲飯而已

脫粟飯也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富貴妃以下衣不

度地性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正

坐盛暑未嘗褻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

百姓使着于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

又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

發明以詰責書之異乎與王賞諫聞善則拜者矣

丁南湖曰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

予觀軍所陳四事可謂善矣然一被詰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指斥

是詭隨之徒而非能輕爵祿者故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

輿至闕下勸王克朱異開城納賊厥後賊又執琛送之以為金紫光祿

大夫是琛不惟不死而又為賊所用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仗節死義

哉者

梁武專精
佛戒

梁主慈愛
弛刑

閻夏禹泣
罪梁武泣
囚同歎否
歎

梁武專精
佛戒

梁主敦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

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

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

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五瓊山曰大禹泣罪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福也洒淚雖同而

智愛惡為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

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己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

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見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者謂正寢

宗廟社稷朝廷也下此則小矣

胡致堂曰梁武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號為帝王則一月二

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於逾月必以境內為宴

十

王思政舉孝寬

孝寬閼西男子

為國營業人訓人慈父嚴師

蘇尚書平生燕家儉約所以壽其美

安無所廢闕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變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狼心鳥在乎其為清心能捨也

綱魏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王壁王壁城名○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可代者思政舉孝寬宇文泰從之

目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王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軍

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知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閼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智勇皆困乃解圍去

綱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

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謚贈又垂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

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場

此史論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肅上尊禮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綱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鈞○魏大統十年正月朔日食

綱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太原王

也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

共善之按北史紹宗討侯景於涇陽時軍甚盛初聞韓軌高岳往

宗慶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

侯景扣案侯景有恨色

宗慶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

問高歡遺
慕容紹宗
於其子太
宗委世勳
於高宗何
如論者以此
兩君為賢

君臣得失
明驗
太平寺三

景以河南
降魏

侯景叛附
于梁
字內混一

胡致堂曰 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
世勳委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知人之明而使子
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蓋使其臣利祿之人則可使其臣不以三
公易其介又安得而用之惟紹宗與勳皆利祿之人故紹宗遂侯景而
不盡力勳於高宗不盡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侯景使謂紹
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
策諸將高歡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嘗輕之常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
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
河南景素輕高歡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
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
以景為大傅大行臺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 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先是
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異告之異曰此字內混

塞北可清
國家如金
亂階在此

梁魏謀國
得失之分
國家大計
當以義理

斷
國家大計
當以義理
斷
國家大計
當以義理

了九綱監甫

梁武帝十七卷

十一

壹之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和至
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召群臣廷議僕射謝舉等曰頃歲
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
難得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受景降詎是事宜朱
異揣知上意勸帝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
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發明** 綱目上書景降魏而魏
遂封以王爵遣兵援之下書魏召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於此可見
梁魏謀國得失之分豈有能叛其故主而不能叛其新君者耶

胡致堂曰 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異又請以
成之 **悲夫**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異曰鄱陽雄豪蓋世
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冬氣
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 後慕容
際王登北

顧亭

端帝有孝
文風烈

天下大務
莫過賞罰

杜預作機
移染

胡云擬淮
南用嚙

敗之獲在梁則初無言可執今反舉而往伐之斯師也其謂之何哉

綱東魏大將軍澄入朝幽其王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曰靖帝美靜

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

軍澄深忌之澄嘗侍宴舉大觴厲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

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乃與

荀濟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曰初高澄

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

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按北史文襄問弼此言大悅曰言雖

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

器誣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則必有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侯景棄城

蕭介料侯

景

侯景荷高

歡叩翼之

豈知為江

淮純臣

東魏末成

于梁

高澄何幸

王謝門高

非偶

丁南胡曰蕭介能屬文能安貧能辭軍國大事之權及其託疾杜門而

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

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

國如脫屣履不躡跟曰屣脫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

臣乎梁主不能用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東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

議之朱異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

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必墮其計異等固執宜和梁

主亦厭用兵乃從異言景果為反計景嘗請娶于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

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恨反

在傳楚合尹子囊

將死遺言子庚必

城即君子謂子囊

忠將死不

忘衛社稷

丁南胡曰蕭介能屬文能安貧能辭軍國大事之權及其託疾杜門而

信乎生為宗室遺老無忝劉向者矣奈何帝也以侯景之叛賊而不知

以介之忠賢而不聽豈非梁德告終夫奪其魄歟

丁南胡曰

梁武帝

十二

卷十七

机垂在速

景必無渡江之志

此舉何名

羊侃計

甚 謀益 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
 牋曰今天子年尊義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
 效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友於壽陽壽陽今在直隸引兵臨江○
 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采石山在直隸太平府令邵陵王
 襲取壽陽為合之眾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
 今茲敗矣○壽陽梁主以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郡丹陽今在直隸正德遣天
 船數十艘詐稱載款密以濟景景自橫江至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
 人至慈湖水名在直隸太平府是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
 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軍
 禦之遣舍人賀季勞景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為帝耳正德守宣陽門帥
 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景以正德稱帝羊侃子為景所獲
 宗報于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忠義亦不之殺

梁主不納傳岐之策

宋潛溪曰

梁主納人叛臣侵人土地曲在我矣彼東魏者既不能興師
 不納傳岐之策而偏信朱異之言昏謬若是無怪乎臺城之辱也

下南湖曰

侯景者東魏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養子顧乃引景作亂可不坐以弑逆之罪耶此少微之所未究故綱目
 特筆書之既曰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又曰蕭正德引侯景
 圍梁臺城嗚呼正德之罪豈容道哉

許子一以身許國

許子一之敗還也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

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
 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
 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
 免胄赴賊死○綱目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
 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綱目初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粲抗言於
 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

蓋梁等以兵入援

柳司州為侯景所推

道

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譚年位皆在梁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梁乃至之高營切讓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後章梁死節仲禮等降于侯景

柳慶登已不撓

賜錢帛旌過

異乃亂賊之媒

王偉請偽求和

魏大師泰殺其國臣王茂○**泰**殺安定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當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赦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旌竹表識猶也識音志

已巳梁大靖二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正月梁中領軍朱異卒○**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異異慚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胡致堂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筮由朱異失職之焉然則非景與正德能公梁也乃朱異公之耳

既盟了無去志

梁人不知大義

宋人不從城下之盟

聖人愛物之心可見

蕭賁骨鯁士

殿下都無下意

之拜表求和太子曰梁主竟報許之詔以景為大丞相遣人與景盟救止援軍既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

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發明綱目於此不曰侯景乞和而曰梁與之盟救止援軍若梁人自與之

胡致堂曰古之時禽獸常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魚則為民除患而始疏不殺為教及禍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綱目湘東王繹與河東王暕桂陽王愔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梁主安卧不動

梁主神色不變

蕭公天威難犯

吾不可以見

武帝天資深厚

望互相吞食，各無拯救。君父之意，綱目悉書于册。蓋欲使後人鑒之，毋至蹈其覆轍，自取滅亡者也。

梁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陷臺城。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受圍五月而陷。邵陵王綸奔

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梁主聞城已陷，安卧不

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

五百人自衛。梁主神色不變，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

暅曰：「吾常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

謂，宜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欲害梁主，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意欲勝

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

荷，荷，猶云呵呵。」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綱即位。愚疾梁武三捨身於佛，而其身猶在也。竟

不捨於佛而捨於事，謂之何哉。

命故再書有罪免三書捨身，再書作塔四書淮堰綱。每深病之，迨夫末年，輕納叛人，遂不克終，悲哉。

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賈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

書，遮得謂遮欄於路而得之。縊殺之。死。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還。○國景愛確之勇，常置左右。鄱陵王

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之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

啓家，王勿以確為念。」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

覺而殺之。書法無愧者永安侯一人而已。

尹起莘曰：「梁之子孫負國者多矣，狗義而死，僅有確爾。故特予之。欽。」

東魏高澄為蘭東所殺。東魏州刺史蘭陵之子，澄以為為膳，時變起倉卒，

內外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群賊斬而擲之。洋至大會文武

神彩英暢，言辭敏給，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胡敬堂曰：「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色之故，

高歡事主

英暢

高洋神彩

有確

難無愧

永安侯臨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縊山射戶

射鳥

武帝子孫

一人

<

而不自求之者苟自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綱九月侯景陷吳興太守張嶷御史中丞沈峻死之○**綱**景使侯子鑒

寇吳興與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迎降嶷歎

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曰嚙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

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嶷曰吾忝任

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

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峻

綱張嶷明於處死遂使一門為忠義之鬼

綱胡敬重曰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匡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

侯景都張儀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

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

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問道請江陵

受湘東王羅節度湘東郡名今衡州府

丁南湖曰霸先以篡謀為志救梁為辭此奸雄之恒態也綱劉

太宗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

綱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綱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重紹先百餘人耳書起

疑說前太守祖皓曰童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

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天之勳若天未悔禍猶為

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重紹先

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畢遣郭元建攻之皓安城固守

綱湘東王羅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賢心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湘東王移

袁氏世濟 忠貞 張嶷有死 無貳 一門已在 鬼錄 張嶷一門 忠義 實見義重 於生 張嶷無官 平書 霸先起兵 討侯景

一軍猶賢 乎已 受湘東王 羅節度

祖皓起兵 廣陵

適足為梁 室忠臣

湘東王移 徵討侯景

湘東王移

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繹前書移檄遠近而何議也臺城之陷餘一年矣高祖之

高洋父兄如龍如虎

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此面汝獨何人欲行牛馬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景業遂復勸之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洋遂即位改元天寶封東魏主為中山王東魏主國一十七年全是在下

史臣斷曰東魏起自孝靜國政盡出於高氏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收敗亡是可知也

侯景自稱漢王○**國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王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魏初作府兵○**自丞相泰始**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有田則

兵府兵無幾古制

身則有庸有一切蠲之以重厥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令為百府每合戶則有調

丁南湖曰宇文泰以府兵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泰既醜莽武又出帝是亂臣賊子何以為立法之本乎

辛未梁太寶二年○魏大統二年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後為湘東王繹所殺

十月侯景弒梁主綱綱王偉說景弒之

梁主僧辯等聞太子殂啓相東王繹請上黃號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改元太始封

世祖孝元祖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一目眇性殘帝出降尋被弒壽四十七

帝

九副監南

魏元帝一

十一

謹釋文兵
甚正

王申梁世祖承聖元年○魏主梁相東王繹

與王僧辨陳霸先等討侯

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

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弒始克進攻蓋其包庇

已丑梁僧辨等上表勸進勸進進上且迎都

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

長鯨短狐

王燭泰階六星平則治爾乃議之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武陵漢郡名今為常德府頗有武略

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

太平士燭

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官猶稱官人釋於文士豈能匡濟

會內寢殿柱繞

節生花紀以為已瑞遂稱帝于成都初臺城之圍參軍徐懌勸紀速入援

文士豈能匡濟

紀意不欲行內街之會人皆怍反并其子盡誅之亦殺司馬王僧略

永豐侯懌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公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劉

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望又昔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

殿柱繞節

善人國之

後武陵王為湘東王

繹所殺及其諸子

生花

侯景伏誅○日景都督羊侃之子賜殺之傳首江陵暴屍于市民爭取

食之并骨皆盡○日王偉等伏誅○日湘東王誅偉等於市初偉於獄中

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

使若八反

湘東一目之語以王一日乃怒誅之

胡致堂曰侯景叛亂為之書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

以聖人臣之情洗滅公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

乃至

細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日有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

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殺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

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舉

乃至

管廬必擢門閥不遺晉不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門閥考之前後最

為折衷書辛術善其職也

神

備作激文
甚佳

集覽云
斬已存傳
註曰戲而
相愧曰斬
書

蕭繹為

取士必以
才器
辛術最為
折衷

已私

趙

齊以辛術

趙

為吏部尚

趙

書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今日曾言
文之不如
言文不失
信於衣原

○**國**循之降魏也宇文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
從容問劉璿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璿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植文之
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魯亂齊桓立僖公際夷晉文不失信
於伐原語未竟泰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備道還江陵考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糧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這一舍而原降

○**國**十一月梁湘東王繹即位于江陵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

○**國**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佑等諫曰
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梁主不朝臣議之侍

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

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然非計也弘

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且長策乎朱實臣言於梁主

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

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僧

佑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國**致堂曰荆州雖非王者之宅然古之英雄皆以為用武之國何不可

簡文弼殖所當營奉陵寢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第欲保其故有偷為尊顯率此

為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為人圖取

始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國**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正月魏作九命九秩之典○**國**宇文泰始

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後世以九

○**國**魏本師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復姓拓跋氏

○**國**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李庶○**國**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

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譽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人

地既成斐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王坐謗史殺之然時人終不服謂

宇文

英雄用武
之國

雖據百二
勢為人圖

魏你九命
九秩之典

升天入地

魏收穢史

了凡編錄補

梁元帝十一卷

十四

之穢史愚按魏收本傳其為人甚輕薄撰魏史收特專其任得陽伏之助或茂勛不肯收錄或妄有所詆毀私其所親而獎其所畏宜控訴者之紛紛也楊情謂此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豈公論哉

梁主好玄談八月於龍光殿講老子

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自時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

如何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

移動據守雍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

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于謹至

樊御梁主第帥眾會之梁主乃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馳報曰境上

帖然石梵馳地名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

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胡僧佑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

講老子於龍光殿

其父講佛書於同泰寺未幾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講老子於龍光殿

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

如何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

移動據守雍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

難與慮始皆戀邑居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于謹至

樊御梁主第帥眾會之梁主乃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馳報曰境上

帖然

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丁亥魏兵至柵

王

于謹料繹三策

石梵境上帖然

戎服請老

子

史當何罪

文武之道

今夜盡

梁主何意

猶有今日

劔進曰唯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二人勸梁主都前門而不

義實吾意宗黃何罪魏人百道攻城友者開四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

請質求和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劔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

道今夜盡矣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降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且有今日之禍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

更等愚按梁主不仁所好者玄談所講者子而聖賢圖籍諸之雖多徒寄之陳亦不仁而焚之書何罪哉

歷年圖曰成帝當禪之任居方而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

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

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傳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輿圖龍叛人

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浦以如南鞠為剋其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

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壁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

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

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凶渠而克復

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虜宜特人之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更臣斷曰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重方京師覆沒君父告急於斯時奔走赴難可也竟淪

武帝恭儉寬惠之君

與國

季

了九開

十五

戴以隆亦祚亦可矣乃不奉正朔復與成濟之謀觀其始終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僥倖國舉希親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縉紳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寇戎交通不思保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中不思反已猶焚圖書其愚蔽亦甚矣卒之喪師覆族身就囚戮也

尹德毅說

恨不用德毅之言

魏立梁王督為梁王資以荆州之地屯兵守之置防王將兵居西城各○初魏師未還督將尹德毅說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敗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將掩其營壘天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父踐皇祚唇刺之間可立大功願恢弘遠瞻勿懷匹夫之行督曰卿此來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入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文大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馬按魏人恨不用德毅之言此舉非存江東塗炭又失襄陽真匹夫匹婦之諒哉江陵為後梁延及蕭瑋又更三王魏思南朝曰蕭瑋以昭明之子據昭明之後蓋以督稱臣夷魏梁既不列督居帝紀之餘亦不繫督於并絕亂賊之意亦可謂良中矣

敬帝名方智字華相元帝弟九

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末帝亦二年○齊天寶六年○正月梁王督即

皇帝位于江陵賞罰制度並同王者惟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

細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王琳遣兵伐後梁琳有舊主之心

二月梁督安王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

僧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魏克梁俘數千口○魏宇文泰得康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

克國禮監古之道

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

鄧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且為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

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音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

孝元能復
雙疊耻
王公一旦
改圖

依周禮建
六官

齊王與王僧辨書以為嗣王忠貌不堪負荷貞陽侯淵明梁宗室子南史作蕭淵明先為北齊所擄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爲梁主納於彼國暎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魏初梁主僧辨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辨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辨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先能復雙疊耻其子何罪而忍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魏初霸先乃舉兵襲僧辨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仍稱潘子齊夫淵明蕭詵之子人其不宜君國乎此體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之道強脅以威王僧辨懼強鄰之侮自當與霸先輩并謀協心以告以大義拒之境上母使入踐國都藥濟神器可也夫何謀之不臧既止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爲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

丙子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寶七年

正月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之令百官封拜皆倣周禮

天下何如
此癡人
龍逢比干
未是後物

齊大治宮室○齊王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殺戮恣意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既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後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施設依故
三代

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雄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時年十歲嗣位爲大冢宰出鎮同州同州今屬陝西西安府護紀綱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魏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

同治五年

立子以嫡
不以長

臨大節不
得不爾

顧公以此
大義

心跡瑗瑜
不相掩

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
大司馬有疑何如眾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
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
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賴公今日夫此大議遂立魯為世子

賀善贊曰不白書統軍也進官皆書以既書統其君修則書自官者再
綱目皆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言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
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
學直以奉書之其為太師大家宰猶不書自也及其再行廢統養之心
跡瑗瑜不相掩可也

鑑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岐陽今鳳翔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
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丁南湖曰當時之詔文備稱禪也而今孤周書誤錄之耳故綱目改正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
定矣繼以平元太武燕青交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滿洪吞遼羯虜
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

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賤戎狄之俗修
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宗懦弱不克負武
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石淫
恣變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
蜂起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朕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
典晉陽之申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
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
遺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
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
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右魏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云

梁朝總論

顧道蘭曰蕭衍負龍行虎步之相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之相
相貴不可言問其名氏忽不見因

寶卷失政起義襄陽以宰制天下王融敬異衍每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數其在位可錄

者多斷郡縣之獻奉侈泰柳矣赦吉粉之代死吉粉十三歲請
代父死帝赦之慈惠昭

矣脩孔子廟文敬崇矣求成于魏梁執董紹梁主遣還俾
通兩家之好以求息民恤民切矣書

其視學所尚端矣書行五禮而創制可嘉矣使繇是而漸克有終武帝

論武帝

梁朝總論

其姓名
重羅之
矣

之為君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公羊傳奈何至於晚年溺於異教致戒

業治清淨杜預曰蓋整肅懷安敦戒宗廟麩為犧牲文錦禁為人獸而

莫念築浦與費之戕民命者多也築而壞壞而築跨三年而後成負者肩穿死者相枕何梁王之

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若此耶又至其後信中原牧守之夢而納侯景

內附之謀朝廷既有一客王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而與國復為連和

東魏高澄求通好朱異貞陽旦至貞陽侯侯景夕還壽陽之舉固與老

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初梁湘明為東魏所獲送與高澄澄遣使求

衝城長衣指闕見杜弼荆揚人物天折霧露後魏魏收檄文曰江黃土

卒之形衰貌悴荷荷臺城周杜之言驗初周弘正善占候嘗曰國家數

而命既之國家傷缺者多矣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梁主三捨身同泰

論衡卷之六

之捨身侯景不可贖矣自得之而復自失之初梁主聞城陷曰自我

佛力果安在哉簡文嗣之名綱遭罹厄會侯景自為宇宙大將軍而

偏強不掉狼戾難馴梁主於此交交焉如在網中綱王偉倡謀試本末

嘗膽泣血枕戈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答賞以

蕩滌穢流則社稷之耻幸或可洗奈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武陵稱帝

於成都紀在蜀湘東坐視於江陵未聞遣一兵馳一騎以討賊而兄

弟尋戈楊略曰兄弟尋戈勞兵損義求其引弓見志狗義殺身者惟求

安俟一人而已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紀殺徐擘曰以尋舊情當使諸

為心以絕絕屬籍親講君子以復蹈覆車介狄介大也逼城魏山

權浪沸猶不知戒下謹之師入而釋甲稽顙而將城破身囚南風絕唱

處

論元帝

論元帝

論元帝

廿七

西陵可悲梁主見在幽逼作詩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特而文武之道於斯盡矣○蕭譽晉書察昭明太子之子助魏滅宗襲江陵梁主降晉殺之罪彌天地不能恢弘遠略大穢群醜而奉魏正朔以稱帝江陵後梁噫老馬伏櫪志在千里不用德毅之言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身爲中國主而俛首承睫於夷豈堪南面故綱目特書曰使稱帝不成之爲帝也○幸而方智元帝依王僧辨陳霸先以即位建康庶子承梁正統而乃納淵明於齊復奉爲帝甚至敬帝方智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而又廢陳霸先殺王僧辨廢聯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臣立君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隨廢隨立二三孰甚焉玩弄君位僮侷兒戲霸先置君何奕棋之不如也兵柄居手朵願大位雖王琳抱忠於垂沒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蕭莊客位於齊疆爲梁主一繩之力焉足以扶大木之顛哉○蓋嘗論之梁武非穢德之主武帝子孫亦無子葉實卷之惡也而侯景一入鼎命淪

骨肉胥戕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崇佛教其流禍之酷不至於人道漸滅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夫乃釋氏之遺害歟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趙田了凡袁先生大方

補十七卷終

卷之十八

鼎錄趙田丁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八

○陳紀 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帝

諱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初仕梁

綱丁丑

梁太平二年○陳高祖永定元年○魏恭帝四年○齊天寶八年

大司馬

字文泰事魏為冢宰其子覺襲位封周

綱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諡曰魏書法覺幼護專

綱梁復以歐陽頎

梁蕭勃起兵廣州頎乃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

綱陳霸先以顏聲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及至皆服遂克廣

州○綱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綱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

覺性剛果惡護之專乃與李植等謀廢護護覺弒之并害植及其父

歐陽頎
者南上

綱

而立寧都公毓毓開帝弟是為

綱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國時梁主

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

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尋弑之

綱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綱書法梁王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是故韓公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

綱戊寅陳末定二年○周明帝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

相琳遂以莊稱帝綱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所親目

太子國之

根本

蘇瓊以寬

平為治

猛虎安可

出穴

漢光武何

故中興

樂遜言四

事

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

戲愔曰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惟郎中蘇瓊所至皆

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國齊主如北城因視承

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前年齊主幽齊王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

悲怖聲顛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

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綱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國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於

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王誅始平

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死

綱六月霖雨○國周以霖雨詔群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二

其初爭行
先後

韋叟賜號
道遙公

魏周十徵
不屈

致訓必先
禮義

為政務崇
實簡

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為奢靡工作務盡

奇巧其三言銓曹補擬宜與眾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

劫有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鄙輕為興動

綱周主賜處士韋叟號道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曰叟孝實之兄也

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

道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優仰天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

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儁少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

先禮義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綱陳主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實簡非軍旅急務不輕

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及殂子暉等淺乃召兄子臨川王舊即位

丁南湖曰

霸先纒祚而即絕嗣乃傳位於兄子

胡致堂曰

陳高祖之運至盛矣事佛之報益慘矣

天聖人求
習於輔相

此特為國
之一節

丈夫當可
王碎

王碎
王碎尾全

江左五朝
皆莫及

天子之德
好生

也自古天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於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於

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

萬機之眾獨委同功共事起武天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

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

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臣斷曰陳主自卑微遭時屯剝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選將練兵

躬蹈淖武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而不知耻又幸寺捨身

貽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來而魄兆已見矣

綱齊主滅元氏之族殆盡○曰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

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

其言曰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

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

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

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不仁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方正學曰其國思元氏宗族疆盛蓋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

殺之其心以為無足慮者矣後十九歲而高緯為宇文氏所竄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恃乎

綱八月周王始稱皇帝改元○**綱**十月齊王湮嗜酒成疾殂子殷立

史臣斷曰文宣因仍霸業大柄久屬遂移魏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欲淫昏強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霄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綉或裸露形體塗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幽二弟湊於地牢越歲而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五家蓋赤其族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世祖文帝名暕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

綱庚辰陳世祖天嘉元年○周武帝三年○齊主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綱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綱**初愔以潘岳東館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王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殺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

何敢自比周公

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與蕭平王湛等謀殺愔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馱可悲甚矣三月演如晉陽謂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陛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重國之政皆申晉陽西天丞相規等

揚即忠而獲罪殺麒麟而策蹇馱可悲甚矣

胡致重曰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名教正道

綱四月周家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督公邕立護憚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弒之謚曰明皇帝將

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

史臣斷曰明帝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爰除而勤滅之可也夫以兵柄是虎而傳翼自殞其軀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宇文之業亦足以爲明矣

綱八月大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演入纂承大

弘我周家必此子

東文行一八六

統庸宗即位於晉陽

常山王玄暉之弟也。是為庸宗。昭皇帝。

史臣斷曰

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廢學。校之風微。昭賢才。文武畢集。每訪左右。真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淑之以年。足使秦吳。時食遠圖。不遂議者。惜之。然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背棄太后之訓。而欲濟南。王許長廣。王以傳位。又自立。于百年為太子。遂使然。疑效周公輔成王。不與後世謂之。篡耶。妻太后戒之曰。勿令齊南有也。也。竟弑之。

陳王能恤刑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書法陳王可謂能恤刑矣。故特書予之。

齊王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權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胡致堂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耳不亦

辛巳

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遣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九月齊王演弑濟南王○初齊王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子既而立

子百年以湛守鄴時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王使徵濟

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于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一請殺下從數騎入晉陽

見太后至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書徐刺史沉靜自

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放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王上

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王殺之

冬十一月齊王演殂是為第長廣王湛立世祖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

于臨川○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命虞寄之弟常從容諷

特

萬世一策

濟南王問計高元海元海三策

周世宗

東文

五

一說殺三
士
莊虎王命
識所婦
安成自周
歸于陳

布衣價宜
止一城

虛寄此寶
雁書

以逆順實應不聽實應管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
之背責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
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實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着居七
綱後梁王譽殂太子歸音即位○綱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綱周遣
杜果送項南歸陳主謂果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嵩山不返去年
魯山郡亦恐未能及此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
路周宣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
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果有加
綱癸未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正月陳周迪眾潰奔晉安○綱迪至晉安
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
英雄互起陳氏夷凶剪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

廣寄民望

明王虛心
納諫

言行者立
身之基
天子之過
如日月之
食

于謹深識
此意

九圖 監制 卷之五十八

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留將軍身歷國
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勿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
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闕
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
其利實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綱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綱以于謹為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面憑
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
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綱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其所言不

哲王成已
致治之要
道

人王以反
弟修德為
先

陳帝禮遣
虞寄

管寧無恙

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
以此自喻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曰千五百年行此礼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而為之者
真得進言
之益者也

綱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三年周初令百官執笏

綱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之厭當

發明天之所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脩德為先自厭禱之說既興而
所以若其誣天用人奪宗肆逆
濫及無辜之罪為後世戒也

綱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

逆順不聽虞寄嘗諷以不至今日重昭達追擒并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

虞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管寧三國魏人華歆薦寧獨行君以
為衡陽王堂書記

綱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世祖之子
是為後主

重

引維刺舌

吾欲遵奉
伯之事

孔與古之
遺直

孔與决社
稷之大計

綱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
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
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維刺
弼舌出血以誡之

綱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四月陳以孔與為太子詹事○陳主

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項曰吾欲遵奉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孔與
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與流涕對曰皇太

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車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
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與為太子詹事

綱馬公曰孔與處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
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搖動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節以死繼之
如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
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
孤豈不悖哉

投籤階石

雖眼亦令

驚竟

文帝可謂

知為政

者始用士

人為縣令

縣令治民

之本

士人為縣

令自此始

縣令吏民

之表

綱陳主禱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儉約

每夜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刺聞疑宮中職名猶刺史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

之上令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殺之刺檢察聞聞者也

史臣斷曰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投籤于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者矣

綱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後由是士流

取為之齊僕射元支進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

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獻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

自此始縣令吏民之表而用廝後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臨海王名伯宗字奉業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廢帝安成王項所廢壽十九史曰廢帝殺中書舍人劉師知

綱丁亥陳主伯宗光武元年二月陳安成王項殺中書舍人劉師知

又殺僕射到中舉○自是陳國政盡歸於項

綱齊左丞相咸陽王紇律金卒○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每朝見嘗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

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

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綱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七月周隋公楊忠卒○時忠子堅為小

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至是忠卒堅襲封

綱陳安成王項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史臣斷曰廢帝柔弱之君乏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屬於安成王未幾為其所廢哀哉

綱齊主湛殂○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

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

綱高宗宣帝名項字紹世世興王第二子初廢臨海

綱已丑陳高宗太建元年○周天正月陳主項即位項即安成王也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馮僕忠貞
兩世

幼安雖卿
但安坐

君子直已
以行義

先嘗一舉
而盡

綱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五年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

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石龍梁之郡名○國統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同反

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遠共討平之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皇駭前

著作左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管寧字幼安魏高士袁燦字曜卿劉備舉漢茂才避地江海後

武帝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於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

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綱秋七月齊以和士開士開為世祖所親狎甚用事為尚書令○國士開威權日

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

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東丁凡曰凡富貴可欲為其顯榮也而不肖者遂至不憚甲汚以求之

至令聞者猶為唾地不知彼又何必難堪矣如朝士之侯和士開為嘗黃龍湯

何多也如紙秦王痔者吮漢帝癰者侯君集為大總管趙元楷為之

病馬驥魏元忠為御史大夫郭弘霸為之嘗便液張易之寵於武后朱

之問為之奉溺器薛懷義方烝蠱武王思為之御馬趙履温之為公主

挽車下謂之為大參拂鬚崔公度之為相公拭帶尾垢彭遜之為太尉

濯足此數子者當年之榮安在而萬世辱名何可洗也

綱辛卯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楊素敷之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

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丁南湖曰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自以

曰通之云乎史稱素智詐自立不由仁義呵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

宮謀廢家嫡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族皆尚書列卿諸子皆枉國

刺史而極富甚貴近古未有卒之血肉未寒而發家戚族此可為忘義

命而急利祿者之至戒也

綱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齊王之弟○國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

龍子琅邪王名儼所為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久乃釋儼罪後竟殺之士

龍子小字龍子有可殺之罪然儼亦專殺者也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嗾令蓋

相表不臣之說殺之則非天討矣

綱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但恐富貴
來逼臣

龍子固自
不似凡人

綱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嘗謂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綱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時珽勢傾朝野光惡之嘗嘆曰盲人入

矣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周韋孝寬密為誣言曰百升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鄴珽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

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豐樂乃斛律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士讓又密啓齊王

誣其將行不軌齊主因與珽謀拉殺之并殺其二子

此人在安得至此

得至此

明月能為

將

在德不在

瑞

將畧人才

當今亦無

過

在外左右

前後止

死在內

此策誠足

制勝

蘭陵王入

陳曲

胡致堂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

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則委權而去酒或免於為益

而光之知固不及此也其及禍宜矣

綱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與公

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

亦無過者遂以明徹都督征討統眾伐齊齊人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

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

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嘆曰

此策誠足制勝議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明徹將兵擊齊

取江北數郡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綱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長恭美貌而勇以卬山之捷威名大盛武

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頤曰豈非以

東晉書

卷一百一十八

十

印山之捷
欲自藏

印山之捷欲自藏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得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王但屬疾在家勿預時事而已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

齊王醜殺之

袁了凡曰易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言人臣居功在心相顧之諫不能謝位退居卒以醜死迺知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躡貨自穢何救於敗也郭汾陽當由至誠獲全窮奢極欲正王檢身之累耳漢高不忌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韓彭亦諸田宅賤貫貨決無免理也

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字

來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

調護聖質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

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公願謂齊

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

正人豈復過卿

唯運所言

思直中人之狀如齊桓

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胡致堂曰張雖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贊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始與之合少敗無傷也不如是

張雖欲立效以報恩

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雖崔季舒齊國子祭酒張雖以經授齊主

衣冠宰相

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雖為侍中雖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迴避嘗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述所厚皆謂

用經不如用書

諫長壽之齊王悉召已署名者集會章殿斬季舒等六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時齊用琳保壽陽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明徵乃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康齊王聞之頗

姑韓

一則五南

東正行一八卷

十一

猶可作一龜茲國

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齊王即大喜酣歌鼓舞

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果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綱甲午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二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喪大記溢米謂食穀也二十兩曰一溢米為粥也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伸罔極

書法書嘉終喪也自漢支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首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綱胡致堂曰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植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麻衰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孝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綱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

裴秀傳去

周高祖最為賢行

傳

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綱胡致堂曰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數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况繼以嗣子之狂昏哉

綱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書法謂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

綱乙未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齊主言語嗔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好自彈琵琶樂器名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官由財進

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為犄角二言國家若未即大舉宜廣事屯田預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邊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其盟約而已矣周主乃使尹婁謙如齊以觀齊人留之

綱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國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

周武於此闕如

周立通道觀

彈琵琶為無愁田

無愁天子

韋孝寬陳

三策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楊堅眼如
曙星

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七月周王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
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丁南湖曰帝王之興在德不在相彼來和挾相術諂楊堅發其貪饕

綱丙申陳本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國初太子叔寶欲

以總為詹事孔奭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而無園綺

之實東園公綺里李四皓中之二人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奭奏曰江

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宜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太

子固掌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陳主雖能免總而不知行微賤之所為遊總家陳主怒遂免總官發明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

綱周太子寶還長安○國太子在軍多參德王軌嘗與賀若弼言太子必

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

胡云若
人者翻

無園綺之
夫
江總文華
之七

有

一質若斯又
式奇才
若所常以
此為憂
王軌不存
私計
隋公正是
守節人
唐書為天
下釋人

事陛下恒以賀若弼者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王問弼對曰皇太子

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

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

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王問來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

節人耳胡氏曰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姓東宮既

綱九月周王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

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王自將伐齊克晉州殿按禮金革之事無避為門

綱周王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王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帥諸

將追齊師齊王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王還鄴并州將

帥請安德王延宗即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

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胡云昌頭
也昌言頭
言也

丁南湖曰

東晉書

十三

是

周高祖不李之過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滅齊先勗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胡致堂曰魏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不能悉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臣子急於近利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泆殘暴其始衰後主繼之昏恃尤甚誅勦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右北齊五主合二十七年

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自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至是聞齊王被執帥眾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世

此為臣當如骨親肉疎

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肺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後為岷州刺史卒

周主善於保勝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後復省後宮妃嬪之數

高祖勝而愈儉

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書法自巳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耳及復之理可畏矣哉

周頒刑書要制高祖英明之主○群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高祖英明之主

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秦以篡得國至

天開聖人以承其後

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承其後二君其威功業大略相似而

二君英威功業相相

後撲髮仍裁為四脚

人主以寬大為先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阜紗全幅向

周

一四

東

一四

君子大復
古
治天下莫
大於禮

胡致堂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
此後世中憤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家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
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
考古而立制矣亦
何獨冠爲然哉

六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五月周主邕伐突厥**太子即位**禮始立即違
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

更臣斷曰武帝踐祚慮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讓後始親政事所覽不
儒術兼罷佛道而海內未康銳精訓練士卒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爲強
及平齊後毀宮室之壯麗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平民可謂善
處勝矣然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嚴肅義方之
訓豈若是乎

宇文厲臣
尤如炬
齊王擲笏
於地

周主奮殺其叔父齊王憲周主以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証
以及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
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齊王擲笏於地縊殺之
閏月周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謹書志堅
篡位之漸

胡曰實證
也驗也

樂運陳八
失

願臧洪同
死
元岩請閣
請見

樂運忠臣

王軌申社
稷至計

綱已矣陳太建十一年周**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以高祖
刑書要制爲太重而更作之既而民輕犯法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
誅譴群下居喪纔踰年卽恣淫戲於是樂運與親詣朝堂陳帝八失事多
獨斷不察宰輔一也采女實宮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官三也
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也
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七也玄象垂戒不能脩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八
事臣見周朝不血食矣周王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
死人猶願之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
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
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綱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周軌聞鄭譯用事
自知及禱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忠

違

千載之後
知吾心

後周書本伯傳譯曰
事由字
手軌譯又
事明氏
誤以鳥尤
軌力一句

孝伯不能
處死

義之節不可虧為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王遽忘之耶正可於
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王問譚曰我脚杖痕誰所為對曰事由
鳥丸軌軌本字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軌因武帝內侍將帝鬚曰周王
遣使殺軌他日周王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
對曰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
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是為罪是所甘心周王大慙命
將出賜死察考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胡致堂曰

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
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丸軌之死也
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
將以自免也曹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刺而百姓大臣居嫌疑之地任
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知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者也

周主贊帝傳位於太子闡帝靜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驕奢彌甚
務自尊大無所顧憚

孝人以天
自處
為天下實
副其名

胡致堂曰

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
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居居稱天臺制稱天制
勅稱天勅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處然怒杖已恨其死而五典亡矣
矣居喪踰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以下常被楚絀而五服亡矣
更為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民威所謂自作孽不
可逭者也為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
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

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綱庚子陳大建十二年五月周主贊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
東宮徵諸王還長安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

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
日天元殂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
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因名公卿

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復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
何如

天時人事
何如

何如

東晉書卷八十八

十六

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上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
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騎虎之勢不得下
史臣斷曰重帝即位之初即肆兇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彘喪
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官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設於瞞

相與共保 歲寒

綱八月梁遣使如周○國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
曰孤昔從投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

綱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總管○綱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韋孝寬
卒○目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

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
綱辛丑陳末建十三年○周末象三年二月後隋高祖二月隋王堅稱皇
文帝揚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二月隋王堅稱皇

帝○綱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秦皇帝璽授禪位于隋○目初隋主與
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戰事也事民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

建緒情類 揚處

賈安自投 堂下

恨我不為 男子

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又是來朝隋
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晉恭帝禪位劉裕私情類揚處漢獻帝時
漢祚將終遂稱脚擊不復行翹欲以為太尉固辭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
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
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周武帝智 勇兼備

宮中稱為 二聖

綱年圖曰文帝以開中之象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
能凌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
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雖其罪盈惡熟為眾所棄一旦除之若振蘇振
搞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
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
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奢逞其奇譎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右周五主合二十六年

綱隋立后獨孤氏○目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事多魚隋主
意合其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

李德林固事以為不... 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猶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 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召見與語大悅聞將受禪道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威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

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 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替為經略

南湖北... 若弼擒虎膺經略之命而共奏平陳之功隋主可謂善用矣

隋以蘇威為納言... 初蘇威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 諡帝

秋七月隋定服色... 始服黃... 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隋主以孝
經賜鄭譯

綱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目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

綱十月隋初行新律。目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裴政、楊素等更加脩定，政練習故典，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死，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于地。隋主歛容謝之，原所笞者。

綱隋高頴、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定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目初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相

奏課連為
天下最

目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

房恭懿志
存體國

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懿恭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詣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更多稱職，百姓富庶。

綱壬寅。陳本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項叔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史臣斷曰：初文帝知長子仁弼，中存古公之心，項於是時拜伏固辭，繼凌孤弱，躬行篡奪，其用心詐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疆，委任凡才，既得壽陽，復望徐交，遂至師亡國廢，蓋亦宜哉。且又昵愛太子，以匪人為

隋作新都
于龍首山

綱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目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頴共議，明日，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嵩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頴威曰：是何神也？乃詔頴等創新都于龍首山。府城北。

長城公

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為隋所滅以仁壽四年薨壽五十二

綱癸卯

陳後主叔寶在德元三年隋開皇三年

三月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

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

為國之本莫此為先

之期

屬唐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

隋文於此有過人

綱陳郢州

叛降隋主弗納書法弗納叛臣盛管也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

隋主不納郢州之叛

尹起莘曰

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卒無益於勝敗之數徒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寵之可乎此隋主不納郢州之叛綱目所以特善而予之也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

綱突厥寇

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充類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略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

聖愛莫如

綱侍御史

柳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請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

斷

求賢而逸柳任使

日盱眙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頓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

柳或真上國之寶

事非臣下所能裁奪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

文翰並宜實錄

直也國之寶也

文翰並宜實錄李謩交文體

綱甲辰

陳至德二年隋主不喜辭筆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謩亦以當時蜀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

月露風雲

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

丁南湖曰

李士快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言

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士恢李謩字

公卿薨亡子孫不得嫁賣其妾婢二言魏晉以來文體輕浮

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蓋纂竊之朝未嘗無賢士

筆

陳三閣

鑑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

女客與

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

詩

異卉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等為女學士等與狎客

玉樹後庭

後庭謂之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宋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

花

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

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中書舍人施文慶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

惠朗

惠朗警慧事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辨頗知典故惠朗慧景

家本小吏

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

倍陳主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

珽貂蟬者五十人

陳主以文慶為知人

梁主歸殂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

之太子琮嗣

鑑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

隋置義倉

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

胡致堂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

乎近其人

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

文移艱阻

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

人耳居之遠者

安能扶老攜幼以就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

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

有瘼乎

八月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傅縡負才

使氣

臣心如面

之沈客卿施文慶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

後宮曳綺繡駭馬餘菽粟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

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

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丙午年○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

面可改則

心可改

臣心如面

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面可改則

心可改

臣心如面

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面可改則

心可改

臣心如面

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面可改則

心可改

劉昉○國初主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遣去官昉亦被疎遠但懷怨望忻欲使主彥於蒲州起兵已為內應主彥之甥裴虔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發明三人者可謂慕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

綱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之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綱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目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謂名封為發月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節為得體厚貞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

綱丁未陳神元元年○隋開皇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後梁亦終三主臣於西魏則隋綱八月隋徵梁主人朝發梁國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萬公臣於西魏則隋

史臣斷曰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譽即據有江陵遂為後梁自譽及暹者而作史乃絕梁而進陳何哉蓋譽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元帝之從子也譽為不道稱藩于夷招兵入寇囚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俾絕宗社固天理所不容矣而况譽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屬焉故綱曰於譽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為漢討賊而蕭譽之梁則有賊於梁者也是安得而妄比哉

綱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憲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綱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

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所儲積皆非

高穎取陳之策

東長成八十八卷

十二

隋主諒極

於江

地害告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勵崔仲方等爭獻平

江南之策隋主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

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甲子隋以晉王廣清河公楊素與韓擒虎賀

若弼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丁南湖曰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陣執大義為隋文帝篡竊之謀正當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夫以滅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久乎是故始為文帝所誅固其宜也

綱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國華好學能文以無閑闕除大市令鬱鬱不

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

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垂之章華諂佞謀邪

人臣諫有可否之義

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

章華安得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重立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章華

後

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安得繼漢宮之

綱戊申

隋主下詔伐陳詔有曰出師授律應機誅○晉王廣

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五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

主上恭

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

酒三也

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

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

忻然曰

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丁南湖曰

道術言陳隋之成敗契合高頴而遭遇隋文可謂智矣然於

不疑

席卷事在

寄任

安危在所

可取四事

道術言陳

詳可得聞

者四事其

言陳可取

一奉承清

皇越

綱陳主

人臣諫有

可否之義

勝負大計
在此一奪
王氣在此
古以限南
北
庸軍豈能
飛渡
縱酒賦詩
不輟

其為
智也
曰隋楊素引舟師至流頭灘陳將軍威所引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遣劉仁恩擊所敗之及隋軍臨江
間謀驟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
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
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置甬山曰

夫人生苦不自知昔者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墮斗而坐曰
謂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是

歷年圖曰

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
而破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
能居天下五分之一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度以
趣之納身智井不亦宜乎
○井無水曰智智音淵

陳朝總論

顧道淵曰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霸先斬僧辨欺弱主敬夷亮翦亂

帝封為帝以德私祐故綱目書以示譏又未幾而捨身葬嚴以尋梁武

元帝覆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政從寬簡儉素足

稱私宴用瓦器後亦奚足收齒子收采也○陳文紹立首先伯茂之封

綱目書之嘉其重本且能權也乃封其子伯茂為始興王以承祀文帝

也哉孔氏曰安成王瑱廢之以自立焉帝其果足為周且

無故侵梁境為可議耳○叔寶賴叔堅之力叔寶叔堅救之狼狽即位

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斬奈何據手掌

之地恣溪壑之險陳魏宮人有學士之稱女學士文士有狎客之

號王樹被新聲有王樹後庭花等曲貂蟬盈座室五十人窮其

論文帝

論隋海王

奢極其侈劫奪閭閻殺戮忠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矣見傳麋鹿復遊於姑蘇見華奚待黃塵之汚衣而後見乎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黃塵起黃塵汚人天災地孽物怪人妖隋屢屢吾變猶不思改絃易張而賞寺為奴莫以自厭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迨隋氏馮詔暴惡命師東下而猶談王氣誇天墜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而縱酒賦詩未歇也虜軍飛渡計投晉井晉音井亦已後矣噫霸先無大功以移梁以不仁而得之叔寶縱驕淫以致敗以不仁而失之理所固然勢所必至豈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

高祖文帝

諱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裔安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世紀震四世孫曰孕孕生渠渠生鈺鈺生元壽元壽生惠惠生烈烈生禎禎生

忠乃帝父也聖生紫氣文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廡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牀鱗起母大驚墮之地尼自外入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又任手曰王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不似代間人常遣吾相者趙昭視之詔詭對曰不過作相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君而後定

綱已酉開皇九年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王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此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

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

于井景陽宮井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若之量文帝知家嗣幼弱早存太伯之心不及武志大不巳晚致呂梁之敗左日覺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成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蕭澄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交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憤致勸巴馬子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皇英相料理及僧辨滅群臣以謠言奏聞

與亡之兆
有數

木公蒙面
斬姐已

許善心即
我之滅臣

平陳唯獲
此人

陳叔俱起
兵長沙

曰備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即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辨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後羊角為皂莢有氏姓揚揚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綱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高穎先入建康晉王廣

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張麗華陳後主所嬖妃也容色端麗曰首木公蒙面以斬姐已

此豈可留也斬之世說武王令軍士斬姐已及臨刑一笑廣聞之變

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穎尋入建康以施文

慶詣佞沓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祈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聞

者賢之

綱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陳許善心使隋而為隋所留陳滅善心衰

服號泣東向坐三日隋主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能懷舊君節我之誠臣也

綱二月置鄉正里長○自從蘇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置里長從此始

綱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楊素略地至湘州城中將士

刺曰請降叔慎年十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

基伏而流涕遂與漢縣名侯正理起曰王辱臣死王君獨非陳國之臣乎

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許奉降書於麗暉暉入

綱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國進

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其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指金

陵擒陳叔寶弼夕至臣啟闕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

進擒虎上柱國高穎爵齊公從容命穎與弼論平陳事穎曰弼先獻十策

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穎問

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穎曰今歸功德

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穎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書策

議

議

二將俱為
上勳
文吏焉敢
與論功
嘉高穎有
議

無成猶見
臣節
叔慎之心
未嘗無陳
叔慎有優
警之志
智韓爭功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
高順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綱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目**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
表稱首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
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後以陳降將羊
翔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
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
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
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
為上儀同三司發明江總狎客其非袁憲中正之
比而乃與之並命則非倫矣
綱詔除毀兵仗○**目**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
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秦書諸兵器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
公宜自載家傳
龐晃等短
高順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表稱首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
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後以陳降將羊
翔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
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
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
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
為上儀同三司
發明
江總狎客其非袁憲中正之比而乃與之並命則非倫矣
綱詔除毀兵仗
目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
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秦書諸兵器

秦隋一轍私也於是復青除毀○**綱**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隋文不許此亦
兵仗秦隋一轍矣○**綱**隋初使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等修樂安
也○**綱**十二月詔定雅樂○**目**隋初使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等修樂安
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曰黃
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上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
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宿祭用之至是牛弘
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
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綱以辛公義為并州刺史○**目**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
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或問之公
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
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

秦隋一轍
私也於是復青除毀
兵仗秦隋一轍矣
綱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
隋文不許此亦
綱十二月詔定雅樂
目隋初使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等修樂安
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曰黃
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上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
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宿祭用之至是牛弘
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
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綱以辛公義為并州刺史
目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
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或問之公
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
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

小事何忍
勤勞使君

辛公義不
還閣

以辛公義
為并州刺

史

咸盡還領

新訟事皆

立決有須

禁者公義

即宿聽事

終不還閣

或問之公

義曰刺史

無德不能

讓而止善法嘉良吏也

綱唐成十年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君才言帝寵高穎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

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

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考

善刑法帝意每常慘急而奸回不止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諸者

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檢以送官而收其賞大抵被陷者甚眾

綱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鑑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陵侵之也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

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

擾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儂音農吳語謂我曰儂詔以楊

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尚書總管浙江東崖為營宇總管來獲兇

文皇明察
臨下

蘇威五教

韓信破趙之策

也子小請以兵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

素從之遂破智慧江南大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

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

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畏懼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

不勝稱焉名將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顧從焉

綱辛亥十一年二月以劉曠為荊州刺史○目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

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穎薦之故有是命

綱壬子十二年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目威好立條章

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

目侍郎朗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

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綱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樹為名將

管內無五品之家

朗茂以德化元預

集覽曰不相應領謂不若亦同

楊素高下

宰相識則

此已格外

重賞

相考孫恭

定雅樂

新樂

萬寶常聞

室宮謀書

曰楊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頗推高類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

茂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類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富有宰相識度則不

如類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

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群臣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

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

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綱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綱甲寅十四年四月行新樂○曰牛弘等使祖孝孫恭定雅樂復用旋宮

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附帝意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

成詔行之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

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綱七月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曰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

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期年至是師民就食於

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綱詔高仁英蕭瑄陳叔寶脩其宗祀官給器物○曰叔寶待宴出帝目之

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何不以作詩工夫思當賀

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類至日見啟在牀下

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發明命高仁英等以時脩祭亦可少防繼絕之意矣然聖人所謂繼絕

綱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曰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

佐命功不可廢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

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漸進也謂其此輩行

文帝因飢

自咎

師民就食

於洛陽

何如思安

時事

啟在牀下

猶未開封

繼絕之意

此又隋文

之所不及

竟無所聞

祀一也

竟無所聞

此等皆反

覆子

此輩行

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實遂廢卒于家

蘇威所以家殊常之顧上皇隋靈威志

劉昉極刑亦可為傾覆之深監矣

帝好機祥小數劾前後上表言上

受命符瑞甚眾又探歌謠識緯摛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威志三十

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仁壽宮成

乙卯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

三月仁壽宮成

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

焚之帝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

不悅

○國素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後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為德彝帝擢為

內史舍人

成此官者德彝

丁南湖曰楊帝之惡皆文帝啟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麗而不能禁故

楊帝顯仁汾陽諸後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姦諂而不能退

故楊也裴矩高德儒群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

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矣夫

蘇威家累金王蘇威大病

世康常有止足之心

天下唯有四總管

因

發羽

詔諸司律外決杖

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王俊蜀王秀

○國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大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國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宜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固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秦晉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王俊蜀王秀

○國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書法

○國丁巳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國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憂起早宿天下慄

集覽曰
而猶言爾
汝也下而
不而屬
並同

帝聞為停
此法

慎有數人劫執事切持也謂威驅勢切也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
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
為我以聞吾更來而獨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少卿趙綽
固爭
六月必有
雷寔

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長生
此時必有雷寔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
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曰
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方解刑部侍郎辛雲京衣緋褱帝以為厭蠱
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
殺置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

趙綽三罪
趙綽不奉
詔
執法一心
不謂死

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冑俱名平恕然冑原情而綽
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復任情不平
綽七月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綽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
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
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
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發明後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
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草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皆
不以為法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口實可乎

趙綽誠直
冑原情而
綽守法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秦王之過
不至此
周公尚誅
管蔡

隋主妄援
周公為比
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草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皆
不以為法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口實可乎

何稠著信
蠻夷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
能過

○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
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效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集覽曰
掌固官
名大理
寺屬官

意少鮮於是除名後萬歲為揚素所已誌

綱已未十九年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

然然後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書法書牛弘善其職也

國庚申二十年二月賀若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始心

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弼意圖廣陵又圖荆

綱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

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常飾蜀鏡帝見而不

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

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時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舊所帶刀

一枚并舊醬一合通作道流之米汝昔作上士名時嘗所食也若存

知我心

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請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

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庶妾獨孤皇后深惡之

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加矯飾為奪嫡計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

老醜者衣以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練素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

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

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太子失愛於皇后王上素

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卵

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替帝廢勇帝使素觀勇所為素至

他變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而去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

哀切帝覽之憫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螻音釋蟲行毒也不宜復留意遂

詔元曼唐令則等誅戮有差令則為勇所昵押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劉臻

三人止辭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至是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

絕

不令拂去
塵埃
楊素能移
上意

聖心同於
螻蟻

三人止辭

李綱諫廢太子

此佳右承

隋文持法之弊

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聞之為之慘然會尚書君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承也即用之

發明

胡致堂曰

帝惑於獨孤之說曲成其罪卒然廢之太子不能辨朝紳不敢言信可使之入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帥忠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語毀太甚心亦致疑而或驕之君子不患不復加慮自此勇之發也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驕之君子不患不復加慮自此勇之發也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

綱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曰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免而廣過之不得聞

胡致堂曰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

綱初帝之克陳也

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玄孫私謂所親

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

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趨足而待玄齡與結誼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

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曰必為偉器恨不見

其大成耳見如晦之孫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綱以王伽為雍令○綱齊州府屬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囚李彥等七十

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

當至京師如至前却若至期日而或却却退也吾當為汝受死遂捨而去流人感

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携負妻子俱入賜宴

致

因

玄齡密言於彥謙

高孝基知

人必為

如晦有恙

以王伽為

雍令

參

王伽獄囚
來瑞

於殿廷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同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下南湖曰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信哉吾夫子之訓也隋文以篡弒得國以苛酷行事而五倫盡廢不仁甚矣如禮樂何哉故其刑罰之弊謬也益一錢者棄市二人共盜一成者即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而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豈聖王之法而永規邪

太平日行
上道

細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國初太史令袁充表曰東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

日長之慶
天之佑

景長而日短今日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夫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後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改元宜取
此意

細十一月祀南郊○國初帝受周禮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

板本備述
以報謝

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本備述以報謝云

隋文欺人
欺天

畫

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一衆心頌靈感志欺人也如謝瑞應欺天也

柳述亦不
便之大者

細壬戌二年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國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

雲起之言
汝藥石

氣帝問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待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後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柳述奉雲
起

細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

高類天挺
良才

而諧之帝徵秀還京師十二月廢秀為庶人幽之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類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

小過又二庶人勇與秀皆廢為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封

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加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

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細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國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太

裴肅憂我
家事

裴肅至誠

素心未必
伊尹
僕射國之
宰相
問揚素歸
檢虎史方
歲良將優
劣何如
大將唯殿
下所擇
上通獻策
不報

理卿梁毗上疏極論其作威作福必為禍始陛下以素為阿衡恐其心未
必伊尹也帝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相不可躬親細務可三五日一向省
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曰太子嘗問質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闕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
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

王通獻策
平十二策
何如
足自自樂
明公正身
以治天下
王通不仕

○鑑通詣
王通獻策不報
○鑑通詣
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
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盧足以庇風雨
薄田足以具糗粥糗通作餽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
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譜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

自誇止怨
諛四佞媒
絕而去媒

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謗之四也四
也即今鳥媒是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四去媒謗佞遠矣大業末
卒於家謚曰文中子文中子史篇重常曰子之十二策笑稟也
董常曰意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煥策未有書獻者書獻
乎子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極不續續策不報交訊之也

王通隱君
哲士所量
以行藏其道

劉屏山曰天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莘野太公之隱於海
濱使不遇成湯文王則終樂堯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奈
何王通既不知隋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枉己之不可以有為而及
沒自售何其不自重也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
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
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齊王通鼓瑟
齊門

○齊王好琴而子鼓瑟

綱甲子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

記儒行篇
呂氏曰席
上之珍自
貴而待賈
者也

恨一
作特

柳述侍郎元巖子嶺南○日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

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宜

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也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

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

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後也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

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肺後

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為鴆毒俱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明日

發喪即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徒

之嶺南○鑑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膏

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

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

獨孤誤我

述若出閣為數

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昏服弊濯之衣天下化之

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用無金玉之飾故

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禱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

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

子弟皆如讐敵此其所短也大業八年殺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

殺之觀此則綱目之書結信矣舊史時以帝崩為文何歟

胡致堂曰隋之禍亦不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亦鑿矣外執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

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賊頃之間轉

福為禍述巖死有餘負矣

細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於高祖自

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重

書徵之發書無驗知其變遂起兵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敗竟幽死

胡氏曰不如私約即可用此甲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

述若死有餘負

漢王諒起并州陽

舉兵必有其名

五子真兒

得二而失

命楊素營

附從之衆用王頗長驅深入之策天下共戴死生以之宜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許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徵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同馬公曰晉辛伯諡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節偶矣○得一指無並后三句皆隋文之失也

煬皇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幾殺兄謀爲皇太子所弑壽三十九

綱五月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綱**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綱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綱**勅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

顯仁宮在河南洛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

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艘蘇刀反東京宮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十四五

剪綵爲花

清夜遊曲

帝如江都

綱五月築西苑○**綱**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菱荷芙蓉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綱**八月帝如江都

縣名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皆以錦綵爲袍八萬餘人舳舻相接舳音軸二百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得

鶴髮髦毛授地

綱丙寅二年二月新作輿服儀衛。○**綱**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縣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髦音敬鶴時人或稱以為瑞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

綱夏四月還東京。○**綱**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戴情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綱**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虞世基等掌選

煬帝非能惜名器

事而與奪之權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金玉隱於沙中

綱致堂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刻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王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綱太子昭卒。○**綱**始建進士科。是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綱楊素卒。○**綱**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大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綱更臣斷曰楊素少而輕傲傲儻不羈多其亮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然致國於傾危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噉墳土未乾闔門殂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爾其素之謂歟

綱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綱**置洛口倉於鞏。鞏在河南府鞏縣西上築倉城周迴

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迴十里穿三百窖

綱丁卯三年四月詔頒新律。牛弘所造也。○**綱**劉炫預脩律令牛弘問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宣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

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織芥之迹

洛口回洛倉

隋頒大業新律

牛弘所造也

承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織芥之迹

省官不知
首事
楊柳獨無
所獻

晉香草

隋築長城

皆屬考功省官不知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
能用○國六月帝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過鴈門郡名太守丘和獻
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柳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郡名太守使柳至
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郡名遂欲出塞耀兵恐啟民驚
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因召諸郡酋長咸集晟令啟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
威重晟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慮其曰殊不香晟曰天子行幸所
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無穢謂是晉香草耳啟民
乃悟遂拔所佩刀自焚庭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國秋七月築長城○國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紫
河在山西
○國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國丁南湖曰蘇威於楊帝稔惡之曰公卿戮辱之餘能以築長城為諫信
見讓專權逃入山中及聞隋文帝禪代適歸田里此亦似有高志者惜乎
事隋兩主三十餘年依阿取容勢利之情弱而少壯之志衰後又寵爵
於宇文化及之手舞蹈於王充李密之庭然則隋朝輔相終無一人也
已矣

尚

高類以天
下為已任

幸帳賦詩

裴矩經略
西域

隋書卷一百一十八

隋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九

張掖

○國敕太常卿高類掌書宇文弼古文弼字光祿大夫賀若弼○國帝之徵散樂
也齊高緯時有魚龍山
車等戲謂之散樂高道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帝以好樂而
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啟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類知中國虛
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類曰天无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
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多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類具文
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類所薦及
死天下莫不傷之

○國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今大同泝金河今山西時天下承平百物豐
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啟民可汗奉盧煖
以侯車駕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層層接
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

○國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略西域○國西域諸胡多至張掖張掖漢名交

裴矩撰西
域圖記

晉汾陽宮

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慢導也。

書法 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矩首倡遠略，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毒遂至于亡矣。

乘了凡曰 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隄隋。蓋將為言字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精選，惟矩拒節無穢聲于其惡而已。故傳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矩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燕驕乘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自相抵牾若此，可謂疎矣。

綱 戊辰四年夏四月，營汾陽宮。汾陽宮即臨汾宮，在山西汾州。隋文帝建宮於此避暑。○**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賁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綱** 秋七月，復築長城。○**綱** 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

西域諸國
來朝

道衡上高
祖頌

此魚藻之
義

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鑑**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綱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目**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將，罪之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人奏道衡謂高祖不死，令決當久，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表了凡曰 道衡上高祖頌，煬帝憾其思先王意，有判今失，竟怒縊之。妻當代德美，明君見為阿諛，則鄙之者，乃若王几既，惠金勝遂，繆燕方永，龍髯莫攀，暗劍焉而只思，指鍾鼎而摘頌，此固文人所詭也。亦孝子之所求也。孰意道衡一頌，乃罹及擊之慘乎。推是心也，他日張衡入侍，而血濺於屏風，史亦何能諱耶。然道衡飾說以恬諂，退得進，好盡言於亂世，戀新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踵，覆轍易所謂患至撥焉，未足觀也。

裴矩大識 朕意 裴矩奉國 不心 裴矩奉國 不及者一 隋室舊臣 一人 年弘人雅 君子

綱庚午六年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綱終月而罷所費

鉅萬諸蕃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

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賅者

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此物與之纏

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諷諛

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綱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綱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

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按弘榮寵當世車服儉約事上盡禮待下以仁 雖職務繁雜而書不釋手雖言不出口而直 可當大任開議明堂辨音律論新禮降綬輕重任選舉則先德行後文才 信乎隋室舊臣一人而已

史臣斷曰牛弘篤好墳籍李燮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 餘生夷險不喻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登之不濇混之不 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綱辛未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 綱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

高麗 高麗請征 高麗

綱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帝欲征之久矣

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詔討高麗高麗 高麗

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喘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達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時詔總徵天 涿郡 下兵俱會於

相聚為群盜

丁南明曰予觀隋史之贊裴矩益知史氏之難盡信也其贊曰恪勤匪 懈風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又曰雖處危亂之中未虧 廉謹之節予謂矩所以匪懈而在公者惟事乎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 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至綱曰特書之曰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 略西域而後矩 罪不容道矣

綱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 綱鄒平民鄒平縣名屬 山東濟南府王薄擁

衆據長白山長白山在 山東 濟南府長 山縣剽掠齊濟之郊且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

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潼南

無回遼東 浪死歌

丈夫當五
大功

能傾身撫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
死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金稱聚眾河曲
士達聚眾清河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

遣諸軍分
道擊高麗

○**綱**壬申八年正月遣諸軍分道擊高麗○**目**帝徵庾質問曰高麗之眾不
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

高麗不能
當我一郡

戰或未克懼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
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道

並進○**綱**三月左侯衛大將軍段振卒于師○**目**文振嘗上表遣突厥
出塞時處突厥塞內資以兵食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高

麗道病卒帝甚惜之

○**綱**六月車駕至遼東○**目**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男民伐罪非

功名非為
功名

為功名公等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七
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皆敗於薩水而還薩水在遼東都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初大軍渡

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

○**綱**九月帝還東都○**綱**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規之及還自遼東

○**綱**癸酉九年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目**帝議復伐

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

小寇子不聽而行

○**綱**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楊素子黎陽漢縣名圍東都○**目**玄感時以蒲山令李家

為謀主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忌之

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

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

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

○**綱**玄感時以蒲山令李家

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

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

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

○**綱**玄感時以蒲山令李家

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

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

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

○**綱**玄感時以蒲山令李家

楊玄感起
兵黎陽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千鈞弩不
為鼷鼠發
機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

楊

玄感

李密三計

下計乃上策

為天下解倒懸之急

玄感初非真能討賊

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
 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
 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遠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
 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
 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玄
 感每警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
 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

發明 楊玄感乃楊素之子素首畫謀逆則玄感是為逆黨今又舉兵向
 關中胡為亦書起兵乃綱目急於討賊之意也然玄感曷不書討曰
 玄感初非能討賊者使其能信楊廣弑父與君之罪正名舉義則亦必
 以討予之矣

目 遼東城久不拔會楊玄感友書至帝大懼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通等
 擊玄感來護兒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

公家事知無不為

樊公好友而不欲勝

綱目得春初謹嚴之旨矣

李淵御眾寬簡

唐高祖初見

檀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
 無不為專擅在吾不聞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曰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已

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八月玄感引兵趨潼關又述等追之玄感
 敗死綱目立法甚嚴楊既書弑故凡群盜及反者皆書起兵至是止

目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郡留守弘化隋之郡名治安化縣今為慶陽府屬陝西道 ○**目** 淵御眾寬
 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淵遇疾
 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
 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目 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目** 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
 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耳玄感之圍東都也

字

空梁落燕泥
庭草無人
隨意綠

高麗亦當
為天子

劉炫獨以
為不可

劉炫作
美論

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玄感所善文士王曹坐徙邊亡命捕
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甯死帝誦其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和帝自負才學每驕天
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
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于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
之愚按晉宋間人至率與臣下爭作詩馬字故鮑昭多累句主僧虔用拙
其筆以避禍而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隋楊惲惲於絳二文士何
其君人之
度亦廣哉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
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
王入朝元意不至○劉炫獨以為不可作美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乙亥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楊

十月還西京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煬帝此暴
容超同符

胡氏曰

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慕容超燕王也祀用郊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

乙亥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楊
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帝令脩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
乃至雜傳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千餘卷

李之為王
者事
好李元補
加事

發明李之為王者事其已矣後世人主好學者無幾然亦有好之而
孝弟仁義為本二君不孝不弟不仁不義是其大本已失矣雖朝補夜
習亦復何益乎

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蓋有二孔雀孔雀文禽也廣
自西苑飛
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
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李以孝弟
仁義為本

蔡虛齋曰指鹿為馬秦之所以亡也指鳥為鸞隋之所以亂也人君能
清心窮理不為近習所蔽則視是非邪正判若黑白况物形
之最著者乎

成 蒲

唐太宗
初見

世民
與

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鴈門詔
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
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
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
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十月帝還東都

綱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士弘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綱作毘陵宮○綱三月宴群臣於西苑

綱五月除納言蘇威名○國帝問侍臣盜賊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
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
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
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皆饋珍饈威獨獻南書或譖之曰
南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

蘇威
尚書

程
兵

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後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
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為民也

綱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宇文述勸

李氏
將

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為群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
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自雍丘亡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
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
密密與讓等起兵攻滎陽帝徙張須陁為守擊之密書策用伏分兵千餘
殺須陁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李淵
原留守

綱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
威高君雅為之副擊甄翟兒淵被圍子世民將精兵合擊大破之
綱大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詔罷義臣

九
隋書

唐世基不以盜聞

差巨降賊何多

兵○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鑑**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知也○**目**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之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丁南湖曰隋史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信哉斯言也予觀煬帝之惡聞盜賊儼如二世而世基之不以盜聞酷如趙高蓋昏狂之主今古一心而姦宄之臣前後一律此觀過之所以各於其黨歟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幼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酈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恭帝崩義寧元年○長樂王實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定魏武周天興元○梁王暲師都承隆元○

讓

李密據洛口倉

殺隋決波

封德彥附托世基

秦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輔誦○**二月馬邑**馬邑漢縣名屬鴈門郡今山西朔州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綱**竇建德稱長樂王○**綱**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之遠近莫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目**用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魏江淮群盜莫不響應
綱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盡有隴西之地
綱河南討補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綱**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崑崙山之竹書罪無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
綱內史舍人封德彥附托虞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

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高豁達類漢

此人命世才

非高光之才不能定

文靜世民

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夔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初唐公李淵生四男

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

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

城上烽火寂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

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

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書生

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

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按唐書文靜見秦王謂裴寂曰唐

始天啟之徒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

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中

今為河

君言正合我意

世明說李淵起兵

此天授之時

此萬全之策

世民化家為國

裴寂以官人倚李淵

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則千乘萬

故曰虛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

也部署賓客職事也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

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

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

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

盡乎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

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

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宮女侍淵

從寂飲酒醉寂從容言曰二郎謂世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

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裴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

醉綱目
作耐

隋書卷一百一十八

如探囊中之物

唐公以義起兵

李淵遣使如突厥

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
 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我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
 士馬精彊宮監蓄積鉅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
 有之如探囊中之物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寂懼及禡屢
 趣淵起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以上為兵擊高麗
 不淵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
 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舍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
 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殺之
 發明唐公以義起兵大非群盜之比而綱目一槩書之何耶公倘能正
 名仗義則綱目亦必有以處此矣兵以義名乃止于尊隋而不能
 為討罪之舉君子雖欲異之不可得已况又淫汚宮掖談詐罔眾殺人
 以利已乎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
 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

掩耳盜鈴

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范祖禹曰

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
 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脇之以起兵高祖呢
 表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
 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家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世一人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豈有脇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
 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太宗有濟世之志而不知義

世民誅倭人

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
 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外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
 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還業遠近聞
 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
 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
 大將軍

李淵定入關之計

綱目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四八

監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

警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霍邑縣名今改

平陽屬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兩淵不得進淵以書

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

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

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

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候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就

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鷸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

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

明曰不雨必有蚌捕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

肯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

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第攀鱗附翼惟願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王

徐觀蚌鷸以收功

李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

淵以書招李密

戴大第攀鱗附翼

世民頭光入咸陽

世民天湯武反身之季

籍秦若反簿籍也謂屬附宗籍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

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歸兩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

等亦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

輕躁一戰可擒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

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

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泣諫曰今

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矣淵乃悟

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胡致堂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其罪而武王殺紂則紂之

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

代王也必許為救書發民以鼓怨也必稱臣突厥也必尊江都而立

擊二京義聲既震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

文辭智謀之士

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夫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遠義理者多矣

八月雨霖淵進軍大敗老生斬之遂克霍邑霍邑漢縣也

細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降馮翊

文辭以突厥兵至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其客魏徵為啟謝密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磊落不事生業

魏徵有大志

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

魏德深下嚴而治

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肉

魏明府何忍棄去

唯貴鄉閭里不擾所求皆給民愛之如父母元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

徐洪客獻善字密

萬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格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唯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

抱匡時之器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

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邪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

奇固多矣而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富仲

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不若先克河東指屈突通也然後

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

行而西以鼓進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

葉耳且關中盜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淵兩從之留諸將圍

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豪傑以備

倚屬淵文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

洪客之謀奇而正

唐初之人皆不及

天下未嘗無才

黃冠抱匡時之畧

洪客可謂高士

世民請徑趣長安

魏子軍
玄於渴世
民於軍門

一見如旧
識
與王氣象
自不同

太宗肇造
唐室

李淵約法
十二條

李靖有文
武才畧

可言將相
之異位此
子

府號娘子軍陽城隱城今在山西汾州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尹起莘曰興王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纔半載方其拔西取霍邑克汾絳降馬邑守潼關洵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遂大合諸軍為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雄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性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真矣

綱十月蕭銑起兵巴陵巴陵縣名屬湖廣岳州府自稱梁主後梁宣帝曾孫

綱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誅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相之略者獨此子耳

淵備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建國煬

帝為太上皇
綱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
公元吉為齊公

創蓋不及
漢高

發明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慕之智實苟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言廣試逆之罪救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與弔民伐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

歷年通曰若幼弱姦臣矯命徵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任性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鞞鞞林邑高昌女直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恃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傲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繁賦重盜賊蜂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為憂聞直言喜自塵蔽意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四帝合三十八年

隋朝總論

隋書卷之八

隋書卷之八

五十一

顧迥謂曰嘗觀綱目袁子贊納妃楊氏女堅所以著書不始虜三姓堅得政之始王軌言普木贊之殂也劉昉輩引以輔政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尉遲回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天時人事漸歸堅嘗問李才曰堅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何如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獨狐夫人曰騎虎由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熨斗奉李勣奉熨斗於堅曰領或以金帶遺以十三鏢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季才勸隋主以命而今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噫世不多霍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實教女聞周主禪曰恨我然即位之後勤於聽政儉約為心隨才任官信賞必罰義倉之制陳境之復足以繁枯潤涸果獨微又星恩而叛降相繼吐谷渾却而不納一節深為得豐發明隋主以許得國獨於故百姓繁庶中外莫安遂坐收版籍陳豈骨叛臣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庶中外莫安遂坐收版籍陳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性傷於忌刻盜一錢以上斬愛不全父子此子不堪承嗣久矣而牽制於婦人獨孤氏殺官人帝怒單騎走

婦人而輕天下至其晚年時於付託立廣為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之誤太子黃通陳夫人拒之蕭吉三千二百之下吉上堇地云十年三前給云三千者三十蓋亦有以覘其終矣阿嬰煬帝各名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工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初而乃弑君父亦宣華賜陳夫人以殺太子元以肆其醜逆焉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文帝嘗曰朕旁無侍姬五自是而後因章仇大翼之妄曰陛下水命雍州為破水之衡不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禽游獸間古賦游苑廣宮樹富剪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香章根車駕所臨造觀風行殿繒帛纏樹螢火遍山帝徵求螢火數遍山靡麗怡情放志蕩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何不少鑒耶高頊曰周樂而亡敗豈不製艷篇以夸視戎夷帝以敬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好遠何可復爾帝幸政民指揮群醜風駛雲流威振八紘曠世所罕使民而呼韓稽顙帝幸政民指揮群醜風駛雲流威振八紘曠世所罕使

其抑鋒止銳以享豐亨則悠悠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聽裴矩之佞詞
裴矩知帝好遠略撰西域圖記圖未獲之他衆千麾萬旛被甲蒙冑耀武窮髮違志高
麗使丁壯盡於矢刃衰弱填於溝壑對帝語而侈志不休由是民心軍
心魚潰鳥散湍奔矢往而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也龍舟恣樂屢幸江
都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遲侈心窮人欲後李世民曰遲侈心作一無
愁天子雖馨南山竹决東海波亦奚足以窮其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
殿庭宇文化及兵入帝曰我負百姓爾輩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難免
於宇文化及之手斯時也王世充專擅於東薛仁果竊據於西梁蕭銑
角立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間哮鬪之群風驅能龍之衆霧集盜稱
名字於草萊山谷間者環隋區皆勍敵也曰侑李淵立為恭曰侗煬帝
留守官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顧自今不復生帝王家王世充惜哉楊
氏之業不為不富不為不疆不為不义安父子甫二傳宜未至遽為天

下笑而煬帝縱樂一時乃至亡身以及天下何也豈
天心厭亂富淫人以奪之魄而李氏當為天子乃
蒼仁之默有所寄與

了凡袁先生網鑑補十八卷 終



